

便秘补中气,藕粥很相宜。

## 故乡的咸鸭蛋

□ 汪志



前几天给母亲去电话,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好不容易电话通了,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正忙碌着腌制咸鸭蛋。

小时候,最爱吃的美食就是故乡的咸鸭蛋了,每当煮熟的咸鸭蛋切开端上饭桌时,那雪白的外层蛋白,鲜红的蛋黄,一股让人流口水的香味直扑我的鼻子,太好吃了,美味绝伦的咸鸭蛋。

故乡地处安徽长江两岸,湖面广阔,雨水充足,气候适宜,正是养殖家畜的极适宜的地方。记得小时候,村子上家家户户都养几只母鸭子,而母亲都要饲养十几只母鸭生蛋,鸭蛋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腌制。每当快要腌咸鸭蛋的时候,母亲就叫我和弟弟到几里外的一个地方去挖上好的黄泥巴回来,然后将经过挑选的洗净的鸭蛋,用稀黄泥巴全部裹起来,再将裹住黄泥巴的鸭蛋全部洒上粗盐,放进用泥烧制的罐子里,并密封好,再将泥罐放到通风、阴凉、避光的地方保存。一个多月后,将所有腌制的咸鸭蛋取出,洗净,放在锅里用水煮熟,切开,这便是非常馨香,特别好吃的咸鸭蛋了。

记得小的时候,母亲隔三差五地就给我们熟咸鸭蛋吃,由于那时家里

人多,满满一碟子咸鸭蛋每人一小块就没有了,别看这一小块咸鸭蛋,我竟能吃上两碗稀饭。母亲忙里忙外,每次都是家里最后吃饭的一个人,等她端上饭碗时,不懂事的我们早就将咸鸭蛋瓜分了,每当这时,母亲就笑着对我们说:“妈妈不爱吃咸鸭蛋,你们爱吃妈妈就给你们多腌制。”其实母亲在骗我们,美味谁不爱吃呢?然而,母爱是伟大的,什么时候都把子女放在前面。

长大后,我到外地上学,然后又离开了故乡,到了很远很远的大西北工作,这一走就是30年,身处异乡,就很难再吃到母亲腌制的咸鸭蛋了。

但是,随着出差机会的增多以及每隔几年一次的回故乡探亲,我又能时常吃到母亲的咸鸭蛋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知道我特爱吃咸鸭蛋,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前腌制好很多,除了让我在故乡天天美美地大吃外,走时还让我的包里装满了咸鸭蛋,尽管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咸鸭蛋损坏了很多,但那种亲情让我心里时刻暖暖的。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我在电话中跟母亲随便说了一下想吃咸鸭蛋的话,想不到半个多月后我竟从几千里以外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咸鸭蛋,虽然煮熟了,且一路挤压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但那馨香的美味让人久久回味无穷,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近几年来,所在地超市也有出售咸鸭蛋的,但由于是工厂化流水线生产,其美味远远赶不上母亲手工腌制的咸鸭蛋。

身处大西北30多年,风沙草地、黄土高坡及绮丽水乡,每每使我想起那维系我童年美梦的咸鸭蛋。

## 捅马蜂窝

□ 龚德位

儿时上山打柴,常常会碰到马蜂窝。那是生态好,在高高的树枝上常常会倒挂一个像莲蓬的“坛子”,其实那就是马蜂窝。

伴随着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马蜂也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它们忙着养儿育女。小伙伴们也正值暑假,家长们得让孩子们上山打柴以备农忙时节的柴火之需。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几个小伙伴上了山总会悄悄地邀约在一起玩游戏。其中捅马蜂窝便是大家公认的最具挑战,也是最为刺激的游戏。

要清除掉马蜂窝,小伙伴们有三种常见的方法。一是用长竹竿直接捅,但这个风险大,因为常常会把马蜂惹怒,它们会“嗡嗡”地四处寻找“凶手”,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蜇肿了脸;二是用火烧,这种方法比较有效,马蜂的翅膀遇火便着,但风险也最大,因为父母不准孩子们带火上山,怕引起火灾;三是用弹弓打,这种方法是小伙伴们最喜欢的,因为可以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儿躲起来,再加上石子,绷紧弓,一放便有八九击中目标。

但失算的时候也常有之。记得有一次,由于马蜂巢很大,住的马蜂特别多,不知道怎地,大概是你一弹弓,他一弹弓

彻底激怒了马蜂。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蜇你,你要惹怒它,它就会拼命一死也要蜇你。小伙伴们躲也没躲掉,都被蜇得“哇哇”直叫,然后四处逃窜更是暴露目标,有的拼命跑,有的捂住自己的脑袋做投降状。可马蜂从不吃这一套,照蜇不误,顿时哭声、叫声此起彼伏,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等马蜂鸣锣收兵之时,小伙伴凑过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是眼睛肿成了一条线,就是脸上肿了一个包。这个时候回到家除了等待父母的责骂,就是好多天浑身不舒服。父母往往是一边责骂一边赶紧去找一些叫马齿笕的叶子来,使劲搓出汁来擦在被蜇处消肿止痛。据说马蜂的毒为碱性,马齿笕为酸性,一中和挺有效。家里有止痛消肿药丸的就吃几粒,没有的就只能等待它自己消肿了。

可无论父母们再怎么责骂,小伙伴们下次遇到了马蜂窝仍然是乐此不疲,大家心中认为这就是男子汉的游戏,现在想起来也不由感到后怕至极。人与蜂本可以和平共处,为何要势不两立呢?或许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并不是孩子们与马蜂之间的较量,而是小小男子汉之间的较量,因为在我们心中有一种较量叫谁最勇敢!

## 火钳

□ 黄孝纪

火钳是手的延伸,更是灶的伴侣。

村里砖砌的正灶,每个日夜总有一把火钳不离不弃。闲时,它躺在灶台面上,或插在灶灰坑里,甚至就扔在灶门口的宽条凳下面,与干柴炭块为伍。乌黑修长的两腿,一对大耳朵,一个铆栓,构成了它身体的全部。在一只手的操控下,它张合有度,灵活有力。自从铁匠给了它生命,一个户主神色满意地欣赏它,相中了它,把它领回家,带进了堂屋,它就一眼爱上了这户人家的砖砌方形灶台,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从此默默地履行职责,消磨自己的身体,无怨无悔。村人给了它一个亲切的小名,夹钳。

灶膛里柴火熊熊。灶门口卧放的一块方砖上,搭着比手臂还粗的斧劈柴,有时是手指粗的干树枝。干柴的前头伸进了灶膛内,猛烈燃烧。长长的火舌舔着锅底,从灶门口蹿出来,带着烟尘。灶上的鼎罐,或在烧水,或在煮饭,或者喷香的米饭已经煮好,换上了乌黑的双耳菜锅,一团雪白的猪油在锅底快速融化,刺啦啦作响。在八公分分,一年四季,一日三餐,这样的场面在每一户人家重复上演。

深秋,冬天,初春,天气寒冷。这个时候,我家灶门口的宽条凳上,必定紧挨着坐了一家大小,热烈的火光把脸面映红,暖意融融。当中的一个人,母亲、父亲、姐姐们、我,多数

时候是母亲,手拿火钳,随时掌控灶膛里的动静。火太大了,夹着干柴拖出来一点。干柴烧得只剩灶门口巴掌长的一小截,夹了送进灶膛内。火子柴灰满了,燃得不旺,冒烟,火钳伸进去,搅动一下,扒一个小窝,火苗顿时就蹿了上来。父亲爱抽土烟,这时省得划火柴,拿了火钳,夹一粒绯红的火子,伸向烟斗,嘴巴吧嗒吧嗒吸起来,很享受地吞云吐雾。

记得上小学,下雪结冰的日子,我和伙伴们经常手中提一个火桶去学校。小小的火桶里,有一个瓦钵子,里面夹了红亮的柴火子。上课下课不时烤烤手,身上就暖和了许多。也有的同学用火桶里添一把干茶籽壳,搞得教室里乌烟瘴气,被老师勒令提到外面去。

那时家里有喝早茶的习惯,伴嘴的东西常常是一碗腌萝卜,几个烤得溜糖的红薯。有时,母亲拿出三两块圆圆的烫皮,火钳夹了,一块一块在火子上反转着煨烤。宛如团扇的烫皮煨得金黄,鼓起密集的小米泡,浓香扑鼻,酥脆诱人。这是村人日常的茶点,也是待客的上品。用火钳在灶里扒一个坑,放一个白皮红薯进去,掩上火子,也是贪吃的我们爱干的一件事情。于今忆及,仍口有余香。

一把火钳在家里往往要用上许多年,两条腿消磨得瘦小,短了一大截,仿佛年迈残废的老人。看着这样的火钳,不免心生感慨。

## 旧时同桌

□ 马海霞

我比一般的孩子早上了一年学,因为家里没人管我,母亲便把我提前送到了学校。我没上过幼儿园,刚上学时我从一数不到二十,因学习不好,在学校里也没有同学跟我玩。那时候我最害怕课间休息时间和上体育课了,因为别的同学都成伙结对的,就我一个人玩,处境特别尴尬。

独处久了,我开始封闭自己,不和任何人说话,甚至老师叫起来提问,我都一言不发。日子就这样在孤独和恐惧中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小男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叫昊,是我们数学老师的孩子,和我同岁。老师认为班里有个早上学的孩子,所以也让他来试一下。

我们班的同学都想和昊坐同位,老师当然会把他安排在学习最好的同学旁边,但他一坐下就会哭闹。他母亲问他,为啥不老实听讲?他说,不想跟现在的同桌坐在一起。于是,他母亲又给他调位,翻来覆去换了好几个同桌,他都不满意。最后,他母亲问他到底愿意和谁在一起才能满意时,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在期盼,我也在偷偷打量着他,心想:有个当老师的妈就是好!

我万万没有想到昊会把手指指向了我。全班一片嘘声!我在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会是在看我好欺负吧?

昊是个非常善良的男孩,还貌似有点崇拜我。我上课要是背着手,他也背着手;我要是把胳膊放到课桌上,他也立刻模仿我的样子来做。上学的日子因昊的出现开始变得快乐起来,我的学习成绩也飞速上升。因为昊和我是好朋友,所以同学们也愿意和我打成一片。

但这种日子没过多久,昊就不来上学了,因为他生病了,很严重的病!后来,他也间断地来过学校几次,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晒太阳。到今天我都弄不清楚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这种病会影响人的生长和发育,会让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骨骼变形。但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昊最后还是退学了。很长时间我都是一个人一位,因为昊会经常提醒他母亲,那个位置一定要为他留着!但,我始终没在学校等他来。

昊退学后,在家坚持读书学习、画画。他的画曾参加过全国的书画比赛,还得过奖。要不是后来手指不能动了,他肯定会在绘画方面有所造诣。

后来,昊的父亲因工作调动,昊一家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居住,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我一直记得他,多想有那么一天,在人群中再次邂逅到他。我要告诉他:感谢你,当年温暖过我童年的小伙伴!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zyq\_405@163.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